百态

一个字的读音由谁决定

□ 宋世锋

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“衰”在原诗中读“cui”,现改为“ shuai”、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的“斜”由“xia”改为“xie”、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“骑”由“ji”改为“qi”。日前,《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!》一文热传。对此教育部相关部门回应称,“改后的审议表尚未通过审议,还应以原读音为准”。随着时代的变化,语音一直在变,那么一个字的读音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呢?

修改

国家语言文学工作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普通话审音工作,主要内容是研制普通话审音原则,根据当前语言生活发展需要修订 1985 年发布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,建立健全普通话语音规范体系。征求意见的方式有多种:向国家语委成员单位和各地语委单位发函;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市代表意见;通过网络、手机新媒体等渠道搜集网民意见,共有 5 万多人参与了网上读音调查,由此形成了《普通话异读审音表(修订稿)》。

目前语音有三个标准,一个是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,这是国家的规范标准。但国家的审音标准涵盖面没有那么广,很多读音超出范畴。第二就是词典,像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这是权威的学术规范。还有就是教材,是使用领域的规范。

语音历史

议定语音标准可追溯到 1913 年的“读音统一会”,迄今历时百余年。

民国政府成立后,在北京召开过临时教育会议,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“国语”。于是,有了各省代表组成的“读音统一会”,被教育部召集而来确定“国音”的标准。彼时,北京音和南京音是两大争论的焦点。前者具有人口优势,后者被认为与中古音更接近,更雅、更利于传承文化,且与吴、粤等南方方言一样都保存了入声,更有利于非官话区人群学习、接受。

最终,按省投票的结果是——北京音取得多数票。1955 年,经过多方讨论,汉民族共同语定名为普通话,以北京音为标准音。次年,“普通话审音委员会”成立,成员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文专家组成,其拟定出《普通话审音原则》。

审音

如此,第一次审音工作历时整整五年,从 1957 年进行到 1962 年。2011 年,语委启动第三次普通话审音工作。此次审音挑选了 1985 年修订的《审音表》中比较常用的 577 个异读词,涉及 177 个多音字;增加了 28 个审音表没有列出但实际生活中出现异读频率较高的字,于 2012 年 3 月到 5 月在北京进行了问卷抽样调查。报告举出个别异读词的例子,如“伯”,在《审音表》中有两个读音,“伯伯”,读“bo”;在“大伯子”中,读“bai”(第三声)。但第二种读音只有 16.95%的被调查者读正确,而该种情况下,被常见的误读为“bai”(第一声)的概率达到 72.79%,而此读音并没有列进《审音表》。因此,《审音表》修订版把“大伯子”中的“bai”(第三声)改为“bai”(第一声)。

说文

『父母呼,应勿缓』新说

□ 郭文斌

《弟子规》的第一部分“入则孝”用“父母呼,应勿缓”开篇。为什么用这个句式呢?里面充满着奥秘。

我们知道,人的生命是由呼吸开篇的。人刚出生时,先呼一口气,再吸一口气。“父母呼”跟生命刚开始的“呼”是同一个“呼”。为什么要“应勿缓”呢?因为呼而不应,就相当于你呼了气却不吸气,就会没气了。父母一呼,马上一应:“哎!”这是人在宇宙间进行能量交换的一个基本程序,而且要迅速。

“应勿缓”里面的“勿缓”是速度感、敏捷感。古人讲,“一勤天下无难事,百忍堂中有太和”。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、要想幸福,有两个关键要素:“勤”和“忍”。《曾国藩家书》有言,一个人能不能成功,一家人能不能兴旺,有一个大前提,看这一家人起得早不早,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“勤”。说白了,这是对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个团队的反应力、执行力的强调。

由这一句话,我们可以联想到“国家呼,应勿缓”“民族呼,应勿缓”……一个人如果对父母呼没有反应,可以推理,国家呼他也不会有很好的反应;民族呼,他也不会有很好的反应。一个人的行动力迅速到什么程度才行呢?父母呼,他马上有反应,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用的人,具有建设力的人。

那么,《弟子规》在童蒙养正阶段培养孩子的什么品质呢?反应力。一定意义上,人的最大习气就是惰性,而反应力的培养就是为了反惰性。一个人贪睡、贪吃、贪喝,从本质上讲,是生命惰性在作祟。从能量的角度讲,惰性生命处在一种负能量状态。一个人的反应力不够了,说明他的能量不够了,这就像车没油了一样,就开不动了。

因此,《弟子规》从生命力建设开题。纵观全文,“父母呼,应勿缓”跟“不力行,但学文;长浮华,成何人”遥相呼应,也跟最后一句“勿自暴,勿自弃;圣与贤,可驯致”遥相呼应。圣贤是怎么成的呢?从细节、从行动力成的。可谓“天下难事必作于易,天下大事必作于细”。

趣谈

隋朝“郭德纲”

□ 陈甲取

相声是一门口头艺术,“说、学、逗、唱”是相声演员的看家本领。其实,类似的艺术在隋朝就有了,侯白就是当时一位善说之人。侯白生性滑稽,每次一开口,粉丝都人山人海的,人气绝不亚于当今的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,隋文帝杨坚和越国公杨素都是他的铁杆粉丝。

侯白在杨素手下当个没有具体职务的闲官。每次杨素值班,都让侯白来摆龙门阵,经常一侃一整天。有次,侯白从早说到晚,说得都快口吐白沫了,杨素才放他回家。侯白刚下班打完卡,正碰见杨素的儿子杨玄感。杨玄感拉住他说:“侯哥,给俺来一段呗!就唠十块钱的。”侯白泪奔,只好嘚啵嘚啵来了段“单口”:“从前,有只老虎找食吃,看见一只刺猬躺在地上,肚皮朝天,以为是个肉丸子,‘咔’一口咬下去。哪想到刺猬忽然卷成一团,扎住老虎的鼻子。老虎吓得到处乱窜,又累又困,实在熬不住,倒下睡着了。刺猬放开老虎的鼻子,溜了。老虎醒来,发现刺猬没了,顿觉轻松,正高兴着,看见地下有个毛栗子,赶紧对它鞠了个躬,恭恭敬敬地说:‘刚才遇见了令尊大人,可遭了老鼻子罪了,请少爷放我一马吧!’”杨玄感听出话里的门道,哈哈大笑,放侯白走了。

再看看侯白的“逗”。一天,杨素与同事牛弘下班回家路上碰到了侯白。侯白一脸诡笑地对他们说:“太阳下山喽!(日之夕矣)”牛弘不知这货说的啥意思,杨素却听出来了,给侯白捧哏说:“你这倒霉孩子,没大没小,骂我们俩牛羊归圈啊!”原来《诗经》中有这么两句话:“日之夕矣,牛羊下来。”侯白说上句隐下句,是在恶作剧,戏称牛弘、杨素为“牛、羊(杨)”。

一次,陈朝派使者到隋朝办事,隋朝方面想摸摸这位使者的底细,就让侯白穿上旧衣裳,扮成服务员“潜伏”在使者身边。陈朝使者看他是个下人,就不把他当回事,一边放屁一边跟侯白拉家常。侯白气得够呛。正好使者问他:“我说,你们隋朝的马价怎样?”侯白索性唱开了:“马匹也分等,贵贱各不同。若身具技能,三十贯能行。倘仅供骑乘,二十贯也成。如只可驮物,四五贯就足。要只会放屁,一文都不值。”使者大惊,这唱的比说的都好听,赶紧道歉,请他原谅。

抬头,别错过真爱

□ 姚瑶

纯属瑶言

许多电影里,爱情是从一见钟情开始。男孩走在路上,发现路边咖啡馆里的那个女孩就是自己理想中的那个她,于是鼓起勇气走到她面前,紧张得结结巴巴,好半天才说出那句:“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?”

这样的桥段,总感觉现在已不适用。并不是说女孩们都不吃这一套了,而是,如今我们心思完全被手机牵绊,忙着点赞忙着刷新,哪里还能发现那一抹倩影。

美国人盖里·特克不久前拍摄了一个视频,名叫《Look up》(抬起头)。他说:“我的手机里有 422 个朋友,但我依然孤独。”

什么是孤独?孤独不是一个人独处,而是你已经习惯从社交网络中寻找存在感,但如果你放下手机,合上电脑,你就会忽然觉得无所适从,泄气沮丧。

某一天,回看自己的微博,忽然发现自己的记忆竟出现了偏差。那个曾经引发我无限感慨的画面,早已在我的脑海中消失不见。

还记得曾经 2G 时代,我们背着背包去旅行,独自在路上,或者结伴而行。不会忽略大巴前行时拂面的风,闭上眼睛,记得那一刻的自由。站在地平线上,看到太阳缓缓沉入海里,只想屏息欣赏这一切,被自然感动到只剩静立。

而现在,我们拿着手机,刻画一切,夸张或者平静。

今天,我不拿手机。只想在城市中心的一个幽静角落,和某个姑娘聊一聊想做的事和某些理想。而她会发现,邻桌一个不错的男生,默默关注了她很久。

感受大过浅显的分享,那才是你无可取代的人生体验。

读史

药店缘何大多叫“堂”

□ 董斌

我国一些老字号的中医药店多以“堂”相称,诸如“济生堂”“同仁堂”“四知堂”“长春堂”等。中医药店为何称“堂”呢?这还得从医圣张仲景说起。

张仲景生在东汉末年纷乱之世。他目睹惨状,抱着救死扶伤的决心,立志学习医术,以解除病人的疾苦。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正值疫病流行,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。他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,细心诊治,从不拒绝。开始,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,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的,后来,由于前来医治的人越来越多,他应接不暇,于是干脆把诊所搬到长沙大堂上,公开坐堂应诊,首创名医坐大堂的先例。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。后来,为纪念张仲景,后人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“坐堂医”。这些医生也大多把自己开设的药店取名为“某某堂药店”。